

完颜海瑞文集

「第四卷」长篇小说·神剑

西廂以爲元人乃雅語書傳于
遼國其派所寄：能附三朝體
國事以填詞而得者著又：由
詞文同源而弄派者又：近日
饕餮者甚多，而究竟作者
上因詞曲一道，但有弄言堪
有眼皆同瞽目，无怪乎竟公
唐多：差毫厘而謬千里者
一推文字：即有一種文字之
從子命：能于填詞製曲之事
揣摩其故：雖有三焉：一、則
合想入云宵之語，作者神志

以爲元人乃雅語書傳于後代，則當日之元，亦与後代，豈
因其派所寄：能附三朝體而掛學士文人之名號哉！叶帝王
以填詞而得者著又：由是觀之：填詞非末技，乃与史傳
（同源而弄派者又：近日雅慕叶道：刻敏進京元人：配
右者甚多，而究竟作者寥寥：未聞能唱：其故維何？
詞曲一道：但有弄言堪讀：並無成法可宗：暗室无灯，
有眼皆同瞽目，无怪乎竟至不悟：問津無人，事途而底者
唐多：差毫厘而謬千里者亦復不少也。嘗怪天地之間：有
文字：即有一種文字之法：脈脈維維：載之于書者：不啻耳
命：能于填詞製曲之事：非但暗而未詳：并且且之不通。
其故：雖有三焉：一、則爲此理甚難：非有言傳：止思意
想入云宵之語：作者神志飛越：如入夢中：不覺倦倦：不

APPTIME
作 出 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【第四卷】

完顏海瑞文集

WANYANHAIRUI WENJI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【长篇小说·神剑】

目 录

- 001 第 一 章 春到嘉木湖
012 第 二 章 古捋城罹难
025 第 三 章 噩耗
034 第 四 章 鬼影憧憧
044 第 五 章 复仇
054 第 六 章 市圈之计
067 第 七 章 神剑呼啸
080 第 八 章 复仇的怒火
095 第 九 章 佟佳氏托孤
111 第 十 章 自中称王
124 第 十 一 章 情与利的搏斗
133 第 十 二 章 叶赫那拉氏
143 第 十 三 章 情绝人亡
153 第 十 四 章 化险为夷
163 第 十 五 章 阴影又在晃动
173 第 十 六 章 阴谋
184 第 十 七 章 “清音小筑”前的沉思
195 第 十 八 章 小翠花酒楼
208 第 十 九 章 努尔哈赤遇险
217 第 二 十 章 攻打兆佳城
226 第 二 十 一 章 兆佳之战
240 第 二 十 二 章 敕封龙虎将军
251 第 二 十 三 章 隐患重重

262	第二十四章	京都朝贡
274	第二十五章	庙会奇遇
284	第二十六章	剑拔弩张
294	第二十七章	小试锋芒
302	第二十八章	古勒山之战

目 录

第一章 春到嘉木湖

努尔哈赤在嘉木湖寨穆通阿老爹家养伤,转眼已经半年了。

穆通阿老爹是额亦都的姑父,当他得知努尔哈赤是额亦都的救命恩人时,他对努尔哈赤就特别地尊敬和宠爱,就像是亲生儿子般地看待他。几个月来,穆通阿老爹的心都操碎了,他暮暮朝朝都守护在努尔哈赤身边,为他采药煎药,煮茶端汤,总是想方设法猎来各种野味,采集各样山珍,为他调养身子。

经过穆通阿老爹的精心调治,努尔哈赤的箭伤已逐渐痊愈了。他每天除了研读喜花夫人赠给他的兵书外,早早晚晚也练习一些拳脚、骑射。入春以来,他的身子骨便渐渐复原了,简直壮得像一头棕熊。

塞上的春,来得很晚。

已是农历四月了,杏花才刚刚吐蕊,柳条儿也才吐出毛茸茸、嫩黄嫩黄的新芽。西辽河已完全解冻了,它像沉睡一冬的壮汉,猛地醒来,便以它狂奔不羁的野性,无比欢腾地卷起叠叠波涛,一泻千里。

又是一个晴朗的日子。

努尔哈赤已好久没有打猎了,这对一个女真青年巴图鲁来说,简直是一件难以忍耐的事儿。这一天一大清早,他背上额亦都使用的硬弓,挂上箭囊,骑上穆通阿老爹的大白马,便沿着辽河,直向老林走去。

扑面的春风,吹得人昏昏欲睡。努尔哈赤坐在马上,缓缓而行。可是,他的心却似倒海翻江,掀起阵阵狂澜:他差额亦都去广宁,打探喜花夫人的近况,一去半月,杳无音信;他嘱咐骆汉去蛙鸣寨,给佟佳氏福晋下书,也已将近半月,尚未归来。这确使他焦急如焚,寝食难安。也不知喜花夫人是凶是吉?佟佳氏和孩子们是否平安?

近日来,努尔哈赤心烦意乱,就连他最喜爱的兵书也读不下去了。夜里常常睁大着眼睛,辗转反侧,难以入睡。今天出来狩猎,也是想借此散散心,解解

闷,驱除烦人的困扰。

可是即使在此时此刻,往事仍然像无孔不入的汨汨细流,无休止地闯入脑际。特别是救命恩人喜花夫人的音容笑貌,无论如何也驱除不了,她的吉凶祸福,时刻在努尔哈赤的心头萦绕、盘旋,似轻烟,又像是噩梦,使他惊恐、惶惑、怀念、揪心……他十分担心杀人不眨眼的辽东总兵李成梁,一旦发现是喜花夫人把他和玉娟姑娘放走的,会不会狠下毒手,置喜花夫人于死地?想到这里,他不禁打了一个寒噤。他万分懊恼,当时怎么竟没有坚决恳求夫人和自己一同逃走了呢?若是如此,即使与她同归于尽,也不致像现在这样深受良心的谴责;即使承受最大的不幸,也不愧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巴图鲁,一个堂堂正正的女真男子汉!如今喜花夫人生死不明,自己的内心终日惶惶不安,这该怎么办?怎么办?他多么强烈地希望额亦都能从广宁给他带来好的消息啊。

辽河仍然奔腾澎湃地向东方滚滚流去。

此刻,努尔哈赤已拐进一座丛林。这儿是两座陡峭山峰夹着的一片幽谷,谷间有一条涓涓的溪流,山脚下是一片茂密的竹林,青翠欲滴。微风吹来,竹影摇曳,在阳光的照射下,洒下了一片金光灿烂的斑影。

竹林内鸟声清脆婉转,四周草地,一片青葱,酷似一幅动人的青绿山水画图。

猛然间,一只怀崽的母鹿,从斜刺里窜了出来,它翘首四顾,灵活地转动着长长的耳朵,似惊似恐,像是发现了什么危险的征兆。努尔哈赤张弓搭箭,正待要射,它却突然撒开四蹄,飞箭似的窜向竹林深处去了。

努尔哈赤翻身下马,随手把缰绳撂在马鞍上,一任大白马在竹林里自由自在地咀嚼着肥嫩鲜美的青草。他找到一块向阳的小土坡,这儿是唯一空旷、阳光可以直射的地方。

努尔哈赤全身心地松弛,斜躺在小土坡上,贪婪地享受着和煦春阳的抚摩。他用右肢支撑着硕大的头颅,注视着一碧如洗的万里晴空,往事又像走马灯似的在他脑海一幕幕闪过。

自从从虎口里搭救了辽东总兵李成梁的性命之后,努尔哈赤便一直跟着他南征北战,立下了许多汗马功劳。有多次,努尔哈赤在激烈的混战中解救李总兵于厄境,使他转危为安。多少年来,努尔哈赤像对待自己亲阿玛一样对待李成梁,尊敬他,顺从他,为他赴汤蹈火,万死不辞。可是,这个老奸巨猾的家伙,像六月的天,孩儿的脸,说变就变。这次若不是喜花夫人搭救,帮助我努尔

哈赤脱离了虎口，自己怕是早已成为李成梁父子阶下之囚、刀下之鬼了！

“可喜花夫人生死未卜，真正是愁煞人也！”努尔哈赤愤愤地想着，“李成梁这个忘恩负义的老贼，我对他如此忠诚，他却对我暗下毒手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！”

努尔哈赤苦思冥想，百思不得其解，最后终于悟出了一条道理：“明朝太师马法向来仇视轻侮咱女真兄弟，多少年来不安好心，什么以夷制夷，防夷镇夷，恨不得斩尽杀绝。若想叫他们让咱女真人过太平日子，真是海底捞月，办不到。他们一个个心狠手辣，靠不住！只有靠咱自己，靠咱女真人拧成一股绳，才有出头之日，才能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来！”

努尔哈赤从亲身经历的血与火的教训中，更深一层地认识到：对待明廷，既不能像外祖父王杲那样蛮干，最终束手就擒，枭首午门，结束了他刚愎自用、戎马倥偬的一生；也不能像自己这样，依附李成梁，仰人鼻息，稍一不慎便惹下了杀身之祸；更不能像哈达万汗和尼堪外兰那样，向明朝俯首听命，摇尾乞怜。李成梁老谋深算，诡计多端，也不过是把尼堪外兰当成一条看门狗，供他驱使而已；对哈达万汗，也只是利用他牵制建州女真和扈伦四部中最强大的叶赫部，哪里有什么信义可言，不过是“以夷制夷”推行羁縻之策而已。

“眼下，”努尔哈赤想到，“蛮干，犹如以卵击石；归附，犹如丧家之犬！得想个万全之策。能不能从外公王杲和哈达王台之外，找出一条活路呢？”

努尔哈赤心潮翻滚，思绪难平，他十分肯定而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对！必须找到这条活路！”

突然，竹林外传来了嗒嗒的马蹄声。

努尔哈赤已习惯于戎马生涯，听到马蹄声，他便马上警觉起来，猛地跃起，隐入竹林，并躲在一株古柏后面，向传来马蹄声的方向警惕地注视着……急促的马蹄声渐渐地靠近了，隔着竹林，他终于看清了来人的面孔。

“哦！是额亦都兄弟！”努尔哈赤惊喜地嘟囔着，随即狂奔过去并大声喊道，“额亦都兄弟！”

额亦都正在策马飞奔，被这突然传来的呼唤，惊得咯棱棱打了个激灵，随即勒马回首，只见努尔哈赤正向他飞跑过来。他也立即滚鞍下马，飞快地向前迎去，和大阿哥紧紧搂抱在一起。

“好兄弟！”努尔哈赤激动万分地直拍额亦都宽厚的脊梁，大声地吼道，“好兄弟，总算把你给盼回来啦！”

额亦都虽是个火暴性子，此刻却并不激动，在他那凸出的大眼眶里，似乎正闪动着泪花子。

努尔哈赤见此情景，不由得一颗心悬到了嗓眼里，扑扑扑跳个不停。他急忙抓住额亦都的大手，狠命地摇晃道：“额亦都，喜花夫人怎……怎么样了？！你……你快说呀！”

“大阿哥——”额亦都憋得满脸通红，他再也说不下去了，猛地扑到努尔哈赤的肩上，吼吼地痛哭了起来……

“她……她怎么样了？！你快说！”

额亦都强忍悲痛，边抽泣，边把在广宁打听到的消息，向努尔哈赤述说了一遍。

一员虎将，也难免动了真情，说着说着他又啾的一声痛哭起来。

原来，喜花夫人送走了努尔哈赤和玉娟之后，她深知李成梁是凶残暴戾的笑面虎，如果让他知道是她放走了努尔哈赤，一定不会轻饶她的。因此，她冷静而从容地对空向亡父拜了三拜，便在清音小筑的茶糜架下悬绦自尽了。

可是，李成梁并未因她自尽而放过她。当他得知喜花夫人竟敢背着他放走了努尔哈赤，简直怒不可遏，他命令恶奴校尉，将喜花夫人尸体扒光，鞭尸三百尚不解恨，又命令将喜花夫人的首级割下，悬挂于小教场，暴尸三日。

努尔哈赤听罢额亦都的述说，不由得顿足捶胸，号啕大哭：“哦！苍天啦！是我害死了喜花夫人呀！是……是我害死她的呀！……”

他几次昏厥，额亦都惊惶失措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只得坐在地上，把努尔哈赤搂在怀里，一筹莫展，咧着个大嘴，陪着大阿哥一同难受，一同号哭。

突然，额亦都猛睁一对充满血丝的大眼，络腮胡须像钢针似的一根根竖起，由于过分激动，他的太阳穴上暴起了一条条蚯蚓似的青筋，他喘着粗气，瓮声瓮气地吼道：“大阿哥，别哭啦！咱快回蛙鸣寨，把武理堪、安费扬古、博尔晋、西喇布兄弟们找来，咱占山为王，造他狗日的李成梁老贼的反！”

“你别胡扯！”努尔哈赤制止道，“眼下还不成。”

“鸟！你装蒜，咱可不装蒜！他狗日的李成梁心忒狠毒啦！咱要打进广宁城，把李成梁脑袋割下来当夜壶使！”

“就凭咱这几个人，能敌得过人家千军万马？”

“这……那……那咱该咋办？咳！咱操他李成梁八辈子祖宗！”

额亦都被努尔哈赤一句话抵得张口结舌，无话可说，只得对李成梁破口大

骂,以泄胸中的怒气。

“好兄弟,你别躁,往后去呀,有你使劲的日子哩。”努尔哈赤看着额亦都憋得像紫猪肝一样的脸,一肚子气无处发泄,只得放缓口气,安慰地说道,“老弟,等到有一天咱兵强马壮,大阿哥封你个大将军,任你领兵挂帅,驰骋疆场,到那时呀,咱可就有出头之日了!”

“可这口熊气,老子就是咽不下!大阿哥,这等深仇大恨,咱还能就这样算了不成?”

“不!仇一定要报,可不是在眼下。有朝一日时来运转,咱就要大干一场!”

“行,只要有你这句话就行!不过,大阿哥,咱可有言在先,从今往后,咱额亦都是跟你跟定了,上刀山,下火海,咱要是眨一下眼皮,就算咱额亦都是个孬种!”

“老弟,你的心意我领啦。不过,穆通阿老爹已风烛残年,你不留在他身边,谁来伺候他老人家?”

“不不!乡里乡亲,自会照看,多少年来都是这样。大阿哥,你也不想想,有李成梁那帮狗杂种在,咱额亦都能在家待得住吗?你不收留俺,自有留人处,咱额亦都是吃了秤砣——铁了心啦!”

“行!”努尔哈赤被额亦都的豪爽之气、赤诚之心深深地感动了。因此,也斩钉截铁地说道:“好兄弟,难得你有这份诚心,我努尔哈赤也绝不是负心汉子!从今往后,咱福祸同当,生死与共,朗朗青天,神明可鉴!”

“大阿哥,咱一言为定?!”

“一言为定!”

说罢,二人同时上马,并辔而行,直向嘉木湖寨奔去。群鸦归巢,在嘉木湖上空飞旋、噪闹,天色已近黄昏了。

骆汉挑着一担佟佳氏捎来的衣物和银两,累得他满头大汗。他是在努尔哈赤外出打猎不久,便回到穆通阿老爹家来的。

这次骆汉回来,不仅捎来了衣物和银两,而且还捎来了佟佳氏的亲笔家书。人常说:烽火连三月,家书抵万金。如今,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里,努尔哈赤险遭不测,家书就更是金贵了;他捎来的是佟佳氏的思念,也捎来了佟佳氏一颗惶惶不安的心。骆汉多么希望一到嘉木湖寨,便马上把这封书信交到努尔哈赤手中,可是,大阿哥竟不知去向,这使骆汉既焦急又恼火。

“他到哪里去了？……还是出了啥事？”

骆汉焦急地估摸着。

从蛙鸣寨回来，骆汉打听到许多消息要向大阿哥禀报。特别是阿嫂佟佳氏的一再叮咛，她多么盼望努尔哈赤能马上回到她的身边。朗次老爹不久前弃世，佟佳氏就更感到寂寞，就是东果格格和小褚英，也眼巴巴地盼望阿玛能赶快回去，可他……

正当骆汉焦急之际，努尔哈赤和额亦都已默默地进了寨子，他们还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。骆汉见他们回来，急忙迎了上去。见努尔哈赤面带悲戚，只略带责备的口吻说道：“大阿哥，你身子骨尚未复原，怎么能外出打猎呢？佟佳氏嫂嫂在我临离开蛙鸣寨时，千叮咛，万嘱咐，要你千万保重身体哩！”

“哈……”努尔哈赤摊开手，勉强地笑道，“你看，我这身子骨不是挺结实的吗？”

额亦都站在一旁急不可待地问道：“咱哈哈纳扎青嫂子可好呀？你快说说！”

“对对，你快说说！”

骆汉不慌不忙，从褙子里取出佟佳氏的亲笔书信，向努尔哈赤说道：“大阿哥，家书在此，你还是自己看吧。嫂嫂写的，一定比我说的更仔细。”

努尔哈赤接过家书，急速展开，一双扭转乾坤的大手，竟不由自主地有些儿微微地颤抖了。佟佳氏娟秀的蝇头小楷，立即跃入努尔哈赤的眼帘：

大阿哥如晤：

去春一别，瞬息经年，思念拳拳，难于言表。此间蜚语流言，不脛而走，妾，终日惶惶，难安寝食。幸喜骆汉归来，得悉一切。大郎险遭不测，闻之不胜惶恐！呜呼，人心难测，何至于斯？！李成梁居心险恶，以怨报德，竟欲置你于死地也。若非喜花妹妹仗义救援，后果何堪设想！此德此恩，虽结草衔环，亦难报于万一也。万祈大郎悉心将养，切勿焦躁，痊愈之日，立返蛙鸣，来日方长，再图良策耳。

月前，石三头儿寨寨长雅虎，前来探望，传来种种消息：愣姐死而复生，生而又死；万汗猝死，虽近荒唐，确系纪实。凡此，统由骆汉兄弟详细奉禀，不赘。

迩来，东果、褚英，可爱至极，常呼阿玛归来，乐叙天伦，安享有日。

另奉春衣数袭，纹银千两。所憾者，妾不能侍奉左右，为汝分忧，万望
善自珍摄，再拜再祷。

此颂，

绥祺！

妾哈哈纳扎青顿首

娟秀而熟悉的汉字，不停地在努尔哈赤眼前跳动，他终于兴奋地读完家书，但他仍沉浸在幸福而又酸楚的回味之中。哈哈纳扎青淡淡的哀愁，敦敦的祝语，都使他心动神移，激动不已。最后，他还是转向骆汉问道：

“你见着雅虎寨长了？”

“没有，”骆汉回道，“我到蛙鸣寨，他已回石三头儿寨去了。不过，他说等你回蛙鸣寨他再来看望你。听他说，万汗死后，虎儿罕继承汗位，他终日寻欢作乐，残害部民！雅虎寨长说实在活不下去了，他决心领着寨民，前来投奔大阿哥。”

“噢？”努尔哈赤略一沉吟，又向骆汉问道，“愣姐格格到底怎么样了？你快说说！”

骆汉把从佟佳氏那儿听来的消息，一一向努尔哈赤重述一遍。

愣姐在鹰嘴崖从马背上摔下悬崖，确实没有摔死，而是被悬崖下一蓬杂树丛托住，因此救了她的性命。她昏昏沉沉，似醒非醒，一直躺在杂树丛茂密的枝叶之间，直到第二天早晨，她被一阵清脆嘹亮的鸟语声惊醒，才意识到浑身疼痛，四肢无力，动弹不得，就连想抬抬手，也没有一点儿力气。

为了证明自己还活着，她狠命咬了一下焦涸开裂的嘴唇，似乎还有一丝儿疼痛的感觉，证明自己确实未曾摔死。她又用极大的气力，才勉强地把眼皮张开一条缝，她朦朦胧胧地看到，四周是一片雾气腾腾，一团团白云在身边浮动飘飞，附近是一片推拥不动的茂密荒草和杂树林。远处虽然看不清楚，但潺潺的流泉、奔腾的飞瀑声，却能听得非常清晰。

愣姐心想：我已动弹不得，躺在这深山野谷之中，岂不是等死？……

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。她咬紧牙，强忍着周身的痛楚，眼睁睁地看着火球似的太阳，从东山豁口爬上蓝天，抖擞神威，喷吐着令人窒息的热浪，一天又开始了。

愣姐周身已经麻木，只是一对大而失神的眼睛还能转动。她口渴难当，几

乎要眩晕过去。突然,她感觉到一个什么小东西,正缘着她的颈项向上攀登,一直爬到脸颊,又缘着眼环绕一周,直弄得她奇痒无比,她几乎铆足了全身的力气,才把眼皮儿忽闪了一下,企图把那个小东西掀翻下去,可她已累得虚汗淋漓了,只得又把眼皮合上,一任那小东西在她的脸上驰骋。

终于,那个小东西缘着她的鼻梁,一直爬到鼻尖,它似乎觉着这个世界已到了尽头,便停了下来,在鼻尖上探头探脑,思考什么重大决策似的。

愣姐再一次使劲张开了眼睑,她用力把目光集中在鼻尖上,心里想:我倒要看看,是什么东西这么可恶!

迎着朝阳,她终于看清了一只枣红色的山蚂蚁,正停在她的鼻尖上,两只嫩红嫩红的小触角,正在不停地搅动,它似乎又在想什么心思,或谋划一个什么重大行动,可是它最终竟惊奇地发现:在这座小山下面,竟然有两个深不可测的黑洞,看样子它正在考虑,要不要爬进黑洞去探看一番呢?……

一阵揪心的疼痛,愣姐又昏迷过去了。

当她再一次醒来,已躺在一个采药老人简陋的茅草棚里。是老人上山采药,发现了她,才把她救了回来。

经过采药老人精心医治和调养,一个月后,愣姐竟神奇般地复原了。她决心要到石三头儿寨去找雅虎寨长,她一直在深深地惦念她的救命恩人王杲的命运。

愣姐拜别了采药老人,晓行夜宿,避开了哈达城,悄悄地来到石三头儿寨。可是,寨子不存在了,变成了一片瓦砾,一片焦土。

几经周折,好不容易在临时搭起的窝棚里,找到了雅虎。一见之下,相对而泣。

“杲都爷现在在哪里?”愣姐强忍泪水,急切地问道。

“他……他已升天了!”

“哦!”

愣姐突然听到杲都爷的噩耗,大叫一声,便昏厥过去。

当天夜里,愣姐备下香烛纸马,身着缟素,悲痛万分,默然地向京都方向,遥祭恩人。

“王杲大哥!——”愣姐泣不成声,撕心裂肺地大声喊道,“你是我兄妹救命恩人呀……可我哥王台,竟然忘恩负义,狗肺狼心,献媚朝廷,恩将仇报!小妹我一定为大哥报仇!”

愣姐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。

三天来,她一直不吃不喝,痛哭不已。嗓子哭走了音,眼睛哭出了血,直哭得天旋地转,死去活来,任凭雅虎寨长如何劝慰,也无济于事。

终于,她下定决心,带着一颗复仇的心,直奔哈达而去。

自打王杲被明廷枭首午门之后,王台因缉捕钦犯有功,加官晋爵,钦封龙虎将军。自此之后,越发昏聩暴戾,反曲为直,鱼肉乡民,挥霍无度。可是,他出卖王杲,害死嫡亲妹子,内心却惶惶不可终日,每天都借酒浇愁。

他常常于夜间被噩梦惊醒,梦见王杲和愣姐七孔流血,站立在床前,向他索命。即使在白天,也常常产生幻觉,看见愣姐身穿缟素,浑身血污,前来向他讨命。近日来,更神魂颠倒,精神已陷入极度亢奋之中,他有时大叫,有时号哭,直闹得汗王府人心惶惶,疑神疑鬼,乱作一团。

虎儿罕已在他阿玛料理后事了。

康古鲁表面上装着悲痛,骨子里却满心欢喜,他巴不得老东西早归西天,好痛痛快快地与继母温姐结为恩爱夫妻,尽情享受人生最大的欢乐。

温姐呢?她既不悲也不喜,却十分恐惧,成天搂着个小儿子孟格布禄,睁着一对美丽的、蕴涵着一种奇异光彩的大眼睛。

一天,临近黄昏,汗王府里突然像炸了营,上上下下,议论纷纷,乱转乱撞。因为阖府上下都知道愣姐格格已摔下悬崖,粉身碎骨。然而,今天她却突然出现在众人面前,她身穿白绫素服,飘然而至,不由得吓得众家丁、奴仆目瞪口呆,抱头鼠窜!有的边跑边喊:“不好了!愣姐格格索命来喽!……”

“鬼!鬼!”有的婢女吓傻了,不停地嘟囔着,“打鬼,打鬼!……”

近日来,汗府内天天闹鬼,人人自危,稍有风吹草动,便令人胆战心惊。此刻,愣姐突然降临,更增添万分恐惧,直闹得整个汗府倒海翻江!愣姐只知道王台病了,却不知个中究竟,所以当她的冲进汗府,全府上下像着了魔似的,躲躲闪闪,人人惶恐,个个惊慌,竟没有一个人敢于和她接近。

愣姐虽甚诧异,但也顾不了这些。进得王府,便直奔王台寝宫。

王台此时正发着高烧,惨白瘦削的面孔上,没有一丝血色,形同槁木;枯焦的嘴唇,不停地颤抖着,发出一些夹杂不清的胡言乱语……

突然,王台大吼一声:“有鬼,有鬼!……”他似乎看见一个白衣仙女,向他冉冉飘来……大惊失色,惊恐万状,竟能勉强撑起瘦骨嶙峋的身子,跪在炕上,像小鸡啄食似的磕起头来。他面色惨白,两眼放出怕人的绿光,口中含糊地嘟

嚷道：“仙姑饶命！仙姑饶命！仙……”话未说了，便又倒了下去。

温姐早已吓得魂不附体了，她瘫软在炕床的角落里，瑟瑟地发抖……当她从恐惧中清醒过来时，凝神一看，不禁心里咯噔一下，下意识地从小铁青的嘴唇里迸出几个字：“愣……愣姐格……格……”

她再也说不出话来了，她完全给吓糊涂了，是人是鬼，全然不知，只是张着一双恐惧的大眼，像泥塑木雕似的一动也不动。

“王台！”愣姐歇斯底里吼了一声，“你！……”王台被这一声震醒，直瞪瞪地睁着一双恐惧失神的眼睛，语无伦次地说：“我……”

“你这头卖友求荣，忘恩负义，披着人皮的恶狼！”

“你？！……”

“我并没有摔死！姑奶奶我今天回来啦！”

“哦！愣……愣姐，是……是你！……”

王台一语未了，两眼一翻，一头扎在炕台上，笔挺挺地不动了，只是在他那枯瘦的眼角边，滚下两颗豆大的泪珠。

王台连病带吓，猝然而死。愣姐想起恩人王杲，五内俱焚，万念皆空。她向京都方向跪倒，并大声地说到：“王杲大哥，大仇已报！你等着我，愣姐随你来了！”

说罢，她使尽全身之力，猛地向青石垒起的炕墙上撞去！……

“真是一个烈性女子，一个了不起的女真格格！”努尔哈赤听完了骆汉的描述，不由得对愣姐格格肃然起敬。

当天夜晚，额亦都摆了家宴，为大阿哥恢复健康而庆贺。所谓“家宴”，也不过是多蒸了一条野猪腿，多煮了一锅孢子肉；另外就是穆通阿老爹，从马市上换回来一坛子高粱烧酒。

大伙儿猜拳行令，大碗大碗地喝酒，大块大块地吃肉，一直闹腾到鸡叫头遍，还是穆通阿老爹一再劝说，才散了场。可除穆通阿老爹外，其余几条汉子全烂醉如泥了。

三天后，努尔哈赤决定先回蛙鸣寨，吩咐骆汉分头去找武理堪、安费扬古和博尔晋兄弟，邀他们一道前去蛙鸣寨议事。

临别前，穆通阿老爹老泪纵横，他对额亦都的离去，依依不舍。他原想，努尔哈赤是钦犯，额亦都跟他去造反，有欺君之罪，说不准要诛灭九族的！可他再一想，努尔哈赤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，是额亦都的救命恩人，况且额亦都早

已铁了心,跟努尔哈赤是跟定了!所以他也横下一条心,决意让额亦都出去闯荡闯荡,见见世面。他心里想:“大阿哥是不会亏待他的!跟着他,我也放心!”

额亦都对姑父穆通阿很有感情,这一别也许是再也见不到面了。临上马前,他拉着姑父黑瘦枯槁的大手,深情地说道:“姑父,咱也是个有血性的女真巴图鲁!人生在世,岂能庸庸而生,碌碌而死!咱跟大阿哥是跟定了,随他闯到哪儿,咱都跟着他;上刀山、下火海,咱也跟着他!他有主心骨,他有能耐,我额亦都信得过他!姑父,你就放心吧,孩儿我去了!……”

说罢,便追赶努尔哈赤去了。

第二章 古捋城罹难

明，万历十一年，春。

在广宁府的驿馆里，此刻正聚集着四个非同寻常的人。他们似久别重逢的老友，又似正在进行一笔重大交易的商贾。但实际上他们决不是在畅叙什么离情，也决非在进行买卖，而是在策划一桩重大的阴谋。

“所报属实吗？”似公子模样的人问道。

“完全属实！若有虚报，奴才愿以身家性命担保！”

一个似太监模样的白胖男子，他满脸红润白嫩，一对三楞眼闪着凶光。此刻他扯起与相貌极不相称的公鸡打鸣似的嗓子，继续说道：“二公子，这全是奴才亲眼所见。阿太与蒙古速巴亥部落，秘密联系，图谋不轨，已非一次。阿太是钦犯王杲的长子，与令尊李大人有不共戴天杀父之仇！……”

“嗯，好！说下去。”二公子渐露喜色，用命令的口吻对三楞眼说道。

“二公子容禀……”

三楞眼正待继续说下去，坐在二公子身边的干瘦小老头，突然截断他的话头，问道：“图伦城主，你的话有何凭证啊？”

“哦！这……有龙敦贝勒为证！”说罢，他迅急向坐在身边的龙敦使了一个眼色。

“啊，对对！尼堪外兰城主说的，句句是实，我龙敦可作证。”

他飞快地眨巴着一对绿豆似的小眼，由于紧张，连脖颈也涨得绯红绯红。

他听尼堪外兰说过，这个干瘪小老儿，名叫金祥宝，是李成梁总兵的幕僚，与李成梁在诗词方面常有唱和；他又是李成梁爱子李如柏的智囊，是一个老奸巨猾、举足轻重的人物。倘若得罪了他，这一次他和尼堪外兰的策划，便有前功尽弃的危险，所以向他回话，就特别小心恭顺。

龙敦是努尔哈赤的嫡亲叔叔。多少年来，他连做梦也在觊觎建州右卫都指挥的爵位。特别是建州右卫都指挥王杲伏法之后，他对这个空出的肥缺，简

直是垂涎三尺了。可是,李成梁则更加狡猾,他把这个爵位当做了钓饵,引诱尼堪外兰上钩,使他俯首帖耳,而又可望而不可即。

这次尼堪外兰约龙敦一道,前来广宁府向二公子李如柏献策进谗,也是为了剪除王杲的长子阿太和觉昌安父子,为他们夺取建州左卫和右卫的都指挥爵位,扫清障碍!

“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?”李如柏问道。

“还有……”尼堪外兰正待答话。龙敦却抢先说道:“禀报二公子,还有一个重要的机密!”

“噢,什么重要机密?”

“阿太,这个钦犯之子,近日来常去赫图阿拉,与觉昌安父子秘密策划,图谋不轨!”

“哦!有这等事?”

“有有!”龙敦讨好地凑近李如柏耳边说道,“二公子明鉴,那阿太是觉昌安长子礼敦的女婿,老汗王对这个孙女和孙女婿特别宠爱,视如掌上明珠。阿太为父报仇,觉昌安父子岂能袖手旁观,不闻不问?”

“对对!”尼堪外兰也献媚地、加油添醋地说道,“据我所知,觉昌安父子正在为阿太招兵买马,积草囤粮!”

“他们还招集了一大批铁匠,锻打兵器,昼夜开炉呢!”

“不错,不错,正是如此!”

尼堪外兰和龙敦一唱一和,把个李如柏说得心头痒痒。他深知,若将如此重大机密向父帅禀报,定能受到特别的嘉赏。他无意间向金师爷看了一眼,金祥宝马上会意地说道:“二公子明察秋毫,对此机密,早有觉察,二位检举有功,应有赏赐。”

“好!赏龙敦贝勒敕书十道,战马十匹!汝速回赫图阿拉,密切注视觉昌安父子动静,倘有异常,立来禀报!”

“喳!”龙敦应了一声,旋即领赏去了。

“尼堪外兰城主!——”

“奴才在!”尼堪外兰毕恭毕敬地应道。

“你——”

“二公子,奴才不求赏赐,只恳求二公子在总镇大人面前多美言几句,这建州右卫的空缺——”